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原著：周克芹
改編：許謀清
繪畫：徐恒瑜



老九走後，四姑娘突然眼睛一亮，她想起老九說的「工作組要來了」，暗自思忖：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工作組呢？自己的處境改變了嗎？她決定明天借去送棉衣的機會把這消息告訴大姐夫金東水。



第二天晚上，秀雲輕手輕腳地來到金東水的草棚外面，沒有敲門，沒有叫喊。金東水的兒子聽了一會，問道：「哪一個？」「是我，還沒睡麼，長生娃？」



長生娃迅速地望了他爹一眼，就要跳過去開門。金東水卻一把抓住兒子的肩膀。孩子解釋說：「四姑娘來了，她的聲音你都聽不出來啊？」



門外頭的脚步聲離開了，走遠了。長生娃急得差點兒哭了，掙脫了父親的手……開了門，看不見人影兒了，只有門檻底下放着一個包袱。



幾丈外黑乎乎的小路上傳來那個女人的聲音：「長生娃，你快過來一下。」孩子一聽，顧不得撿包袱，急急忙忙向他四姨娘奔去了。



長生娃回到屋裏，抱着那個包袱，站在焦躁的父親面前，歡歡喜喜告他：「四姑娘說的，縣委的工作組就要到葫蘆壩來了。」金東水眼睛一亮沒有說話。

連環畫連載（六）



鄉愁的胎記

多年前的一個冬日夜晚，我一個人坐在燈火昏黃的宿舍裏，心裏空虛而孤獨，一遍遍聽一首當時正在流行的歌曲《紅梅頌》——「紅梅花兒開，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萬朵，香飄雲天外……」

歌詞中性，不知所指，但曲調卻委婉柔媚，洋溢着某種近於愛戀的柔情。聽着聽着，心裏就泛起了一種莫名的思念。思念什麼呢？家鄉？親人？一份朦朧、遙遠的情感？臨近年關，學校已經開始放寒假。同寢室的同学紛紛在晚飯前離去，只有我自己的火車要在第二天早晨出發。那時年少，敏感，很容易從庸常的生活裏咀嚼

出憂傷和苦澀。

第二天下午，火車到小站大安北中轉，突然想起還沒給父母買過年的禮物。可是摸摸口袋，就剩下十元錢。這是我每月從十七塊五角助學金裏一點點往出緊，緊出來的一點兒「盤纏」，晚上還要用於住店。

我內心糾結着，腳步卻在不自覺地移動，一會兒就走到了站前的「供銷點」，一眼看好了貨架上擺放的一款紅梅牌葡萄酒。可是攥了攥手中的可憐的十元錢，還是忍住了衝動，垂着頭，走出來。走着走着，心裏又不是個滋味。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養大，剛熬到個出頭之日，能在大城市讀書，理應表達一下自己的感恩之情嘛！怎麼可以兩手空空地面對他們？是的，他們並不會在意，但我會在意！

老紅梅

任林舉

「大不了今晚就在車站的長椅上熬一夜，只要能換父母親開心，也值！」

最後，還是狠下心，咬咬牙買下了兩瓶紅梅牌紅葡萄酒。有兩瓶葡萄酒撐腰，心情和感覺自然就大好。

過去農村逢年過節以喝白酒為主，我家因為外邊有個念書的人，所以就顯得與眾不同。那兩瓶酒到底讓父親留到正月請客時才打開。在座的，每人分一小杯，嘗個新鮮，聽大家異口同聲說好，父親的臉上就露出了得意和自豪的神情。

想那時的情景，恍然如昨，但實際早已經物是人非。轉眼，父親都過世很多年啦！

春節前，去超市給母親辦置過年的「年貨」，突然又想起了多年以前

的情景。如今的日子寬裕了，買幾瓶酒已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自從父親去世後，家裏沒人願意喝酒，所以餐桌上很少有酒。今年，我卻很想再嘗一嘗「老紅梅」的味道，心念一動，就順手買了兩瓶。

吃年夜飯時，我早早把那兩瓶「紅梅」擺在桌子上。

酒開啟後，散發出來的香氣仍然是多年前的那種感覺。

多年以前，全家人要等父親最先端起杯喝完第一口酒，才可以動筷進餐。現在，弟弟妹妹們卻都在等我。

唉！我端起酒，一飲而盡。頓覺有一種似曾相識的味道洋溢於喉舌之間——那是記憶的味道，也是歲月的味道——彷彿昔日重來！不知不覺，淚水就盈滿了我的雙眼。

饒公的安忍

郭一鳴



維港看雲

上周末離港兩天，到廣州增城仙村出席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第三期饒學研修班開學典禮。幾個月前來參加另一項活動時，附近村路正在展開拓寬工程，到處在施工，現在一座富有嶺南特色的荔枝小鎮已初具規模，一條寬敞大道經過皇朝御苑酒店門口、荔枝博物館，大道兩旁部分廢舊廠房正在展開活化工程，從酒店步行到古色古香的饒學研究院，僅需大約六至八分鐘。昨晚一場大雨，日間暑氣不再逼人，饒研究院周圍綠草成茵，綠葉婆娑，剛剛逃離充斥政治噪音的香港，此際仿若置身世外桃源。

此行不完全是度假，饒研院執行院長陳偉武教授交代任務，因為有一位教授臨時有事不能來上課，讓我「頂班」講一課，題目由我自己定。所謂救場如救火，我沒有多想就一口答應。

中山大學饒學研究院於四年前成立，由中山大學、廣州增城區政府和廣州饒宗頤學術藝術館聯合主辦，著名歷史學家、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陳春聲教授兼任院長，饒研院設有專項研究基金，鼓勵青年學者開展饒學和國學相關課題研究，自二〇一七年開始在每年暑假舉辦饒學研修班，本期研修班的主題是「饒宗頤學術名著導讀」，近三十名學員分別來自清華、北大、復旦、南開、浙大、北師大、中國社科院、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



◀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
資料圖片

廈門大學、山東大學等內地著名高校古典文獻學、古文字學等專業的博士生和碩士生，還有幾位是高校的青年教師，主講導師陣容包括：中山大學陳春聲教授、曾憲通教授、陳偉武教授、香港大學前副校長李焯芬教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鄧偉雄博士，還有林倫倫教授、黃挺教授、彭玉平教授，都是鼎鼎大名的學者。老實說，我連給這些教授當研究生的資格都沒有，也沒有認真研讀過幾本饒公的學術著作，好在偉武兄說可以講講香港社會文化，畢竟饒公的學術成就與香港分不開，我只好「頂硬上」，斗膽以我對饒公做學問所知的一鱗半爪，談談饒公的安忍和香港的文化，聲明不是講座而是與學員交流。

饒宗頤教授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舉辦的講座上作《關於漢字起源的新問題》的學術演講（演講內容後來

由《國學視野》雜誌的作者整理出版），當時他的《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一書已經付梓（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書「結合考古學和民族學一些最新資料，從世界觀點出發……探索原始時代漢字的結構和各自演進的歷程以及它何以能延續數千年，維持圖形不變的緣由」。饒公在演講中透露大約於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開始動筆，歷時近三十年成書。饒公說：「我做學問有一個詞想跟大家講的，就是要忍。佛教六個波羅蜜多，其中一個就是『安忍』，做學問也要忍，我能忍。」這令我想起收錄於《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十四冊的《郭之奇年譜》，據了解，這是一九四二年日寇佔領潮州時，饒公逃至揭陽避難期間的研究成果，揭陽是南明重臣郭之奇的家鄉。資料顯示《郭之奇年譜》公開發表於一九九一年的中文大學新亞

墨西哥帶刺的玫瑰

陸小鹿



藝苑草

春季的某天，我去波士頓後灣科普利廣場吃飯，遠遠看到一幅熟悉的畫。一張似男非男的面孔，身着白衣，頸上纏滿枝丫丫的荊棘，是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又譯作：弗里達·卡羅）嗎？我加快速度跑過去，原來是個畫展廣告，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正在舉辦芙烈達畫展。

芙烈達，墨西哥現代女畫家。標誌性符號是兩條粗黑的眉毛，眉頭幾乎連在一起。唇上的汗毛顏色也重，好似隱隱的鬍鬚，一時讓人難以辨識性別。不過，這只是芙烈達自畫像中的硬朗形象，生活中的她，遠比畫中的自己柔美許多。

芙烈達有着傳奇性的人生。這個不幸的姑娘，六歲患上了小兒麻痺症，成了一個殘疾人。十八歲那年，噩運再次降臨，她遭遇了一起嚴重車禍，車禍令她脊椎斷裂，本來就瘦弱的右腿更是十一處碎裂，最為可怕的是，一根鋼筋穿透了她的腹部，導致子宮損傷，骨盆破碎，多顆鋼釘植入她支離破碎的身體。

花樣年華屢遭打擊，再堅強的人也會心如死灰。逆境中，有人會一蹶不振，有人卻能絕境逆襲。車禍後的芙烈達，渾身打滿了石膏，躺在床上不能動彈，她想到了用畫畫來轉移身體與心靈的雙重折磨。她開始畫自己的生活、哀傷和希望。她的畫中有血液、眼淚、釘子，也有植物、花朵、太陽。引人注意的是，她最愛畫自己的肖像，她說：「我畫自己，因為我經常是孤獨的。我畫自己，因為我最了解自己。」

芙烈達一生創作了兩百多幅作品，自畫像佔了其中三分之一。

畫中的她，總是穿着鮮豔的墨西哥民族服裝，濃妝艷抹。她將烏黑的頭髮編成辮子盤在頭頂，在髮髻中央插上幾朵妍麗的大麗花，嫵媚妖艷。最醒目的還是那兩根令人過目不忘的連心眉，像一對飛翔的鳥的翅膀。

因為子宮受損無法生育，她將母愛轉移到寵物身上，寵物們也常常被她畫入作品：鸚鵡、小狗、猴子……她最愛的寵物是猴子，畫過多幅與猴子在一起的自畫像，小猴子一隻烏溜溜的黑眼珠和芙烈達兩根粗粗的黑眉毛相得益彰。

芙烈達還喜歡在畫中插入豐饒的熱帶植物，龍舌蘭是她偏愛描繪的植物，她熱愛大自然，在家居庭院裏也種滿了蒼鬱的綠植，那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她對自己的期許。

年輕時的芙烈達曾打算學醫科，因此在她畫作中還可以看到不少人體結構的描繪：血管、心臟、脈搏……這些人體器官，她畫得都極為精準。

芙烈達最著名的一幅自畫像名為《折斷的圓柱》，畫中人臉部、身體上被釘上很多顆釘子，一條縱向的深深的傷口自腹部一直綿延到頸部，將身體分崩為二，與背景開裂的山谷遙相呼應。傷口裏有一根斷裂的愛奧尼柱式圓柱，代表她折斷的脊柱。在她的肩部以及乳房的上下，綁着四道白色的皮帶，暗喻她支離破碎的身體靠這些依託才得以整合。

她披散着頭髮，裸露着身體，肌膚光滑細膩，乳房渾圓堅挺，但曼妙迷人的胴體上，可怖地被釘上很多顆釘子，芙烈達用如此暴烈殘忍的視覺衝突，將美好一一打碎，眼淚傾瀉如瀑，這是芙烈達美麗而破碎的人生縮影。

我喜歡芙烈達的畫作，她的作品



◀芙烈達作品《戴着荊棘項鍊的雀雀的自畫像》
作者供圖

中充滿軒昂的個性，畫中從沒有虛幻的東西，她不畫夢，只畫自己的現實，哪怕那現實是冰冷的，她也要讓它燃燒起來。所以，她討厭別人叫她超現實主義畫家。

畫館中，前來觀展的美國觀眾很多，他們認真看着一張張圖解。當天展出的畫作真跡不算多，十幅左右。大量展出的是芙烈達日常的生活照片：掛在牆上的一團金屬綁帶、擱在浴缸裏的一副拐杖、靠在牆壁旁的一雙假肢……觸目驚心。還有她用過的生活用品：雕着花紋的樟木箱子、烈焰一般的紅色裙子、繪有熱帶植物花卉的深色水罐……花紅柳綠，生機勃勃。

無比痛苦，無比華麗。夾雜在如潮人流中，我突然想到這八個字。這八個字就是芙烈達的人生真實寫照。她就像一株帶刺的玫瑰，在墨西哥大地上不屈地開放，寂靜地凋零，生命如露水般短暫，畫作卻如琥珀般雋永。